



金岳霖
回忆录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金岳霖回忆录

金岳霖 著 刘培育 整理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岳霖回忆录 / 金岳霖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 7

(大家自述史系列)

ISBN 978-7-301-18900-9

I. ①金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金岳霖(1895~1984)—回忆录 IV. ①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9171 号

书 名: 金岳霖回忆录

著作责任者: 金岳霖 著 刘培育 整理

策划组稿: 王炜烨

责任编辑: 王炜烨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8900-9/K · 077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375 印张 110 千字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

老朋友姜丕之要我写回忆录，说过几次，我都没有同意。理由是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，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可忆的。

这句话也对也不对。

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。我的生活同时代分不开，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。接触到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忆回忆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- 我的老家庭 / 003
- 我出生在有被瓜分恐惧的时代 / 006
- 我的小学和中学 / 008
- 在清华学堂 / 010
- 到美国留学 / 017
- 由学商业转学政治 / 021
- 资产阶级学者费力研究的学科 / 025
- 到英国我进入了哲学 / 028
- 回国后教逻辑 / 031
- 参加《哲学评论》的工作 / 033
- 清华琐忆 / 036

吴宓

- 谈谈我的书 / 042
- 我的客厅 / 045
- 我忘记了自己的姓名 / 049
- 我做吴宓的“思想工作” / 050
- 我坐办公室而“公”不来 / 053
- 我接受了革命哲学 / 056
- 我对政治是“辩证的矛盾” / 061
- 民盟与我的思想改造 / 066
- 我没能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 / 071

第二部分

- 我喜欢作对联 / 077
- 我喜欢山水画 / 081
- 我对古树有兴趣 / 087
- 我喜欢栀子花 / 091
- 斗蝓蝓 / 097
- 车是极端重要的 / 100
- 中国菜世界第一 / 103
- 我有次想“自寻短见” / 108
- 我更注意衣服 / 110
- 我养过黑狼山鸡 / 114
- 我最爱吃“大李子” / 120
- 我欣赏的甜 / 123
- 我对猫的认识 / 126

第三部分

- 同毛主席吃饭 / 133
- 向周总理学立场 / 135
- 最好的榜样艾思奇 / 139
- “大人物”章士钊 / 142
- 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、林徽因 / 144
-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/ 147
- 我和钱端升家常来往 / 152
- 周培源、王蒂漱要同时写 / 156
- 陈岱孙很能办事 / 158
-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/ 161
- 陶孟和领我吃西餐 / 165
- 黄子通最得意董其昌的画 / 168
- 我与张东荪的好与不愉快 / 170
- 儒者林宰平 / 173
- 最雅的朋友邓叔存 / 176
- 嗜好历史的黄子卿 / 179
- 我不大懂胡适 / 182
- 整理者说明 / 187

第一部分

我的老家庭

我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的官僚家庭。父亲是浙江人，在湖南做小官，可能是一个知府级的官。他官虽小，可是后台有人。不然不会到黑龙江穆河去当金矿局的总办。在总办任上，他被抓到俄国的圣彼得堡。后来很快就回到了长沙。

他培养他的大儿子的办法完全是传统的，走入学、乡试、会试、廷试的路。可是，大哥只走到举人这一阶段就打住了，死了。父亲要他自立，他就到外县去当家庭教师先生，不久死于住所。二哥呢，父亲把他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去读书。这是明显的转变。更突出的是，父亲把我的三哥送到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，显然是要三哥去学些工程技术性的东西的。他是十足的洋务派。

四、五两个哥哥可能是我的母亲去安排他们的前途的。这我不清楚了。



>>> 青年时代的金岳霖。

金岳霖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的官僚家庭。他的父亲是浙江人，在湖南做官，后来到黑龙江穆河当金矿局的总办，任上被抓到俄国。后来又很快回到了长沙。

虽然我的母亲、舅舅、舅母都是湖南人，我可不能因此就成为湖南人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以中山先生为首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部法律，内中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我是湖南人是毫无问题的。

封建制度之下的兄弟不能成为朋友，六个年纪比我大的哥哥当然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。这也就是说，年纪相差最小的哥哥——六哥也不能成为朋友。六哥比我只大几岁，淘气的时候也让我参加，在雅礼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同学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不是朋友。他比我大，管我。1913年，他在当时北京东城的二闸淹死了。事实上，在这一年我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。

我出生在有被瓜分恐惧的时代

清末有两个由南到北的政治运动：一是改良的，一是革命的。后来改良的失败了，革命的成功了。有一个文化移动，早就发生，可是清末时加速了。这个移动是由东向西的，很可能是由于长江水运加速而文化移动也加快了。加上武汉的影响，湖南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地区。这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。

我们房子的西边就是玉皇坪广场。在这个广场上经常有学生结队做体操，同时也唱歌。头一首歌是：

学友们，
大家起来，
唱个歌儿听，
十万军人，

狠狠，
好把乾坤整。

下面还多得很，更有甚焉者，有人唱：

中国若是古希腊，
湖南定是斯巴达；
中国若是德意志，
湖南定是普鲁士；
若谓中国即将亡，
除非湖南人尽死。

余生也晚，没有赶上上面说的朝气蓬勃的时代，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。这时，湖南是在对英、日的恐惧之中。航运交通差不多完全为英、日“火轮船”所垄断。我的大哥和二哥的分别是最好地反映了时代的分别：大哥是清朝的“举人”，二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。二哥是经常要坐轮船到上海去的。可是那时候轮船都是洋行所有的，不是英国的就是日本的。英国的船公司叫怡和公司，船停的地方叫怡和码头。日本的船公司的名字我记不得了。大概二哥坐的主要是英国船。这时候，就产生了对英、日瓜分的恐惧。中国已经被瓜分成为各国的势力范围。湖南和长江下游都属于英、日范围，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。德国和山东好像是以后的事。

我的小学和中学

那时候,学校和教育好像还不是一个势力范围,学校是私立的。我小的时候进的是私立的明德学堂,是胡子靖胡九先生办的。他办这个学堂很吃力,很费工夫。胡先生花自己的钱可能就不少,但是,总还是要靠捐款,有的时候学生也参加捐款工作。我就参加了欢迎大官僚袁海观的会,据说那一次袁海观就捐了1万块钱。

胡先生有时也浪费。他盖了一座三层木头架子的楼房,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到三楼去上课。那个楼房有点摇摆,后来只得放弃。可是,在那个楼上可以看见英国和日本的火轮船。

上面有一句话,“学校和教育好像不是一个势力范围”。这句话当然是有文章的。学校和教育当然也是一个势力范围,而美国人就到湖南来占领这个势力范围,在中国的雅礼大学(以后

改称为雅礼学校)就在这里开了张,校址是在坡子街。学校有圆柱大厅住房,好几进,并有楼房的旧住宅。人多一些的体育运动要到湘江中的水陆州去。跑百米最快的是周琦。监督当然是美国人,他住在偏院的楼房上。还有一位美国教员住在住房最后一进的后楼上。医生不住在坡子街,住在南正街。这三个美国人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建立了一个阵地。建立这个阵地是美国一个大学的事,是民间的事。从法律上说,似乎应做这样的理解。这个阵地的教会或宗教气味很重。但是办学校总是好事不是坏事;是花钱的事,不是赚钱的事。有一次监督要回美国去,李昶同学写了一篇长诗送行,最后两句是:“何时玉胝兮□□临乎敝邑,欢迎而歌兮响震乎千山之穴。”显然这不是开火轮船赚钱所能办到的。